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四

明　陸深　撰

河汾燕閒録下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㶑湃源至髙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堨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髙低以為疎密

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㸃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産尤勝堅黒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定平之東浮山

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説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壊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别自有記

石守道作怪説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郷國初有王奕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辨妖怪之目誠過矣

将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鎮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将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一節

亦眞不可及甞觀曾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髙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徃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

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之任者宜以此為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温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甞著自訟文以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賢之髙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焉又若為予而發者因録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髙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

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䘏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

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叙用田賦一事左傳則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

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髙昌婦人所戴油帽髙昌西域國西州也

須見盤瓠鑾誓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
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陰
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絶
不得翻面説好背面説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
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
用此欵者並依山例山例者鑾言誅殺也其言質野
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載范文穆公桂海
虞衡志又有南詔乞書藥文其後曰古人有云察實

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已之人幸遊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嘗限量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况區區藝文之末乎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此數言極

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裒歷代之錢宂紙譜之竒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禎錢艾衲鼒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元通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

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若開元實為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為準然自賈誼通達大體而錢議為得要領至南齊孔顗則曰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

乃不易之論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説其變通之道亦畧可覩矣

世恒言韓范富歐固自有次第哉歐不脱文人宜列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好水川之敗為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説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早在兵家所謂置勝負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謂聖人無死地

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發
勘磨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故為呂許公所困
後來解雠一事未必然忠宣父子之間當有真見歐
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録晦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
嚴重以英宗冊立之事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
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公必遣人為鄭公生朝慶壽
鄭公竟不報謝但答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
年鄭公微傷於隘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

公同在政府見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荆公與之並政至詆之為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宫一事真能包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真有福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邊

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産四男四産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歷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歴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歴則長極於六十二刻

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簿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産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

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黄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謝員字友規國初人為吏謫臨洮卒年三十六為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録其與蘇嚕克瑪勒序别口神答二丈其謫臨洮自泗州一時交游有詩文

贈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即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景文一輩人漫記于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與姓真王俱饗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産其罷兵

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
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册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劉
謐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謐者想亦一僧之辯而黠
者所為託名以傳其言捃摭甚淺頗類今世一種議
論甚可笑也其所譏誚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排韓
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護法之論皆不足深辯
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以為退之不知經義

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晦貶潮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事雖出於仇雠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為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歷九十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歷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

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併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為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令律例子母之説而行各為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養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譬如戕右以均左則為廢

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
乞將民間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
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户不肯放
債反為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
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内一欵應為人
曽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税諸般科
敷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是始皇所為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榷茶始於張滂爾雅檟苦荼荼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為荼以晚採者為茗又名荈云

儼山外集卷四

儼山外集卷五

明　陸深　撰

春風堂隨筆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為四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中

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栭花即山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却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鋭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鈎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者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

廟閙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廹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為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為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為

貢於東洋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
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
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
許正令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為泥金面
烏竹骨充貢出自東洋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
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此
司馬宣王過温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髙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纍律河内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則無驗令長子與河内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

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北齊書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竒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此数言簡約未知誰所為可題為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為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為虐政一也

王忠肅公翺字九臯塩山人為太宰時每呼二侍郎為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為樸直此字亦有所本盖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為韓家若今人則為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

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吾鄉錢鼎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宋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不豫罷朝兩月餘是時儲

嗣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四月初仁宗瘳始御殿時王堯臣文彥博劉沆富弼四人同在中書竊議曰方今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未敢顯言亦不暇與密院同謀彥博謂堯臣曰必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養育於宮中者耶彥博以指書案作實字堯臣復以指抹下作貫字衆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若得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欲袖紙筆當於上前親書翌日於垂拱殿共奏

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令曰臣等既叨輔
相之重當任社稷之大計也乞賜開納仁宗欣然加
奬曰知卿等盡忠然大事朕更熟思之堯臣等再三
論奏曰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料陛下必素畜意
嘗選賢者育於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雖默而首肯之
四人拜賀且謝乞聖旨明諭之堯臣尤激切仁宗曰
既是大事未可輕出翌日當盡議時五月天熱且旰
食不便衆退堯臣歸密草詔意懷之明日登對復申

前請彦博在御榻左弼次之沆在右堯臣次之堯臣越次奏曰願陛下早定此議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既已定矣卿等無憂時亦旰昃衆遂退是年八月召韓琦克樞密使遂定策立之議當時事體可謂慎且密矣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吕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絶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窻向水開不用閑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愛

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議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尚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襏袴刑都比門總是冤䰟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為之語曰吏勳

封考三婆二嫂户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
齏麪兵職駕庫𪏭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
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祖宗以來例不刷卷
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
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
簿廳至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彦先生
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勤者黜之適送供堂
皁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

聞者絶倒

世目薄行人為没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為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為没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蓋報

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納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絶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産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横

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竪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皺海石蒼黑色面作礬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獰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歙石製硯識者以為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售硯序因删次其語為歙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為硯遂聞天下山在羊鬬嶺之巘两水夾之水盡處乃産硯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叓異舊坑又自為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緑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斵矣

舊坑絲石為上生在石中斵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

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為浪出至慢處為絲愈慢處為羅紋故曰緊處為浪慢處為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為奇正視之踈踈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棗心坑或有之他産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黜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

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斵之得闕

儼山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六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　瑋

儼山外集卷六

明 陸深 撰

知命録

嘉靖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入闗曉出揚州西門過胡安定祠入謁乃儁司徒廟改作其東别作司徒廟未成觀所謂蜀岡者盖地脉自西北来一起一伏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亦名廣陵以與蜀通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鋪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折足鐺煨生柴當土牖晨光熌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挟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頗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為之慨然

盱眙縣令在山椒背淮面野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謂臧質傳宋文帝所為殆非實録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夫天一生水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克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内兩株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剥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把纖

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爲義如兗稱蕩蕩云則板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事内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彛同學太史有姊每晨爲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

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即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户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麽好人少師悵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此二媪頗相類可謂

英烈矣
予登華山蓋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小憩希夷峽供菜飯啓覲希夷蛻骨作黯淡黄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顱骨頂有二竅爲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之時敘州守趙儒守廷文在傍拈胷骨一板云亦漸輕矣蓋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晦菴少師爲庶子時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絶頂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

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煙突即雷也而不聞聲古云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趂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滻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在焉隱隱若山當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絳擁輿東下浴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守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謚文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覲賈南塢閣老所撰墓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遺事說公甚詳年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西過武功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以裨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内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顔黑髮自幃中語云往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參同是汝批抹的却是我

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聲云我服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即馬嵬坡楊妃葬處㚐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空土四尺餘可得如礓砂石研之可傳想亦一時傅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即劉瑾所生之宅劉本姓笪云

漢中形勢絶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虚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陜迥别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縣嶺雞頭關二處最險鳳嶺則迤邐而高雞關則陡峻而梟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有甚狐危

處眞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爾按宋大安軍圖經云橋閣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令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

武夷山形勝佳絶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釣臺者

遠不及嚴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跌而嚴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澄京師人與陳給事佩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湧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

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幰褒斜二谷名即今棧道是也寳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眞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州即此地篔簹谷與圃池舊跡東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尋妝洋字書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

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閬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每歳遇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葛藤纒繞處即解之謂之解繳豈古祓禊之遺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陁隘

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爲傳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石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

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江河本諧聲今屬之南北方言似兼會意矣

儼山外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七

明 陸深 撰

金臺紀聞上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朝為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乙

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録為二卷題曰金臺紀聞
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于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一見
予遂蒙顧待甚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為禮貴敬
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
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吾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
之下何為畏之哉比為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
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

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宫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縣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温之徒皆簒弑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云莽者何實録也何以謂之實録各因當時之大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揚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為贅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

曰借二人以為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
秋耶

北人騐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為河凍之候正德丙寅冬
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
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
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閒濱海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神
姓林氏遂實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

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為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為女子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禮監

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
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
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
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
輅又送之下堦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内閣門矣今凡
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
者傳命而已

狮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

蚣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鍾今之鍾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蚣蝮好飲即今𥓰口所置是也

鄜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鬛或隻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

平陽府候馬驛澮河兩岸灰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

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齦齦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怕火肥弘治庚申北敵入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赤頰驍勇善戰兵勢頗張孝廟遣平江禦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明早入朝俱須早赴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之命叵測明早奉天門駕退中使宣旨府部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命闕下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余等皆立内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勑房中舍過云昨進呈通鑑纂要書札忤旨今特布示時西涯在告焦王二公皆請罪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詔旨於是衆皆叩頭謝而退即日科道

官舉劾而修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待罪明日有旨内閣三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機少卿費宏學士劉春侍讀徐穆編修王瓚皆罰俸書寫則光禄卿周文通等皆罰俸中書沈世隆吴瑶等二十餘人悉放為民外議藉藉以為是舉也意不出於主上當有主之者是時劉瑾正擅威福力行之時蔣諭德冕先期數日開内艱衆皆惜其不與進書之列故事書成奏御必有恩賚或遷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之喻豈不誠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黄柑為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為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頃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咬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

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内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户書如故冢宰許公進

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鐩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為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冦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奉天殿𣮈

遞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曰曾公卒閱兩月閔公致
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
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
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至十玉盛
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盬山王公翺泰
和王公直並為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
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
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

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莅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云云雄後遷不應預引余常疑此傳非遷之舊不然此一贊必是班書竄入耳遷史甚多無謂若武帝本紀與封禪書不差一字亦豈應然且非紀體疑別自有武帝紀而不傳或以其為謗書故耶

巖山外集卷七

儼山外集卷八

明 陸深 撰

金臺紀聞下

公穀大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録之者也故其間大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為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為之傳

故其大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大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為文法在

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秖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壇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昜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挐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

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一門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已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為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劉鳳儀則已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

溢戶酧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

甞聞西域人筭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

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為暗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為然

袁凱字景文别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國初詩人之冠晁吾鄉人仕為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宫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宫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

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瘋疾仆不起太祖曰瘋疾當不仁命以木鑚鑚之凱忍死不為動以為闒茸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賔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瘋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𦍒敬與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

布於籬根水涯景文甫匍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為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廸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嘗道季廸有贈景大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為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録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即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為雕板

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為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絶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

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

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時毘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録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廪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為之以互易成帙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國

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
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
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
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
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
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
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得
為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

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懐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别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懐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懐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即謀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為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

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為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為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旨矣俄為吏部覆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旨從中許之明日謝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

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浲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儼山外集卷八

儼山外集卷九

明 陸深 撰

願豐堂漫書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為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禄入不繼者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説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

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懐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禄米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頼者至縱其婢

與閭巷通生子則冐為巳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

令太宰邃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國王而下以次制

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飛

鳥而鋭喙肉翅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人

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鼉鼓數百黒雲𩆸

䨴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

搏擊則為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

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脢菴劉少師健為庶僚時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脢菴與客登高顧見山下白霧彌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遮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為雨作也及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黙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裒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為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為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為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官云

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

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閧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為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殆

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窻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予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為鐮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爾所勝言已而

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丈堅不

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儼山外集卷九

儼山外集卷十

明 陸深 撰

谿山餘話

周諝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未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

重相見藜杖蓑衣筍鞵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
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說
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渡
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謁楓山
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衣冠文懿
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塑
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為賦一詩曰大明啓運接虞唐

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眞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公丙戌會元入翰林為編修因龍山應制上疏諫止遂謫外是時雖一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十年孝廟末始因論薦起為南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再遷南禮侍再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書年八十六卒賜祭賜葬賜謚復廩食其幼子皆異典也深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為後生輩談論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國

家著蔡若人是已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
云云乙丑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武宗朝事無一不
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别有一二事得於
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滐以編修使淮府畢事還經
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謁公於白露山下
公留飯於廳事惟虞佐與滐侍公一一詢朝事併及
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上無嗣則孝宗絶其繼承云
何滐不敢對又曰當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

據左傳曰大之昭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視廟制深
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對城尹持服素喜議論是時亦
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
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
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
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
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遷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
喪還家戊子始召遷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

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予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論沙縣沙縣今隷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為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於南劍州之九峯吏隱處

予為庶吉士時一日侍坐於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
章德懋可為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聲曰
以爾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為日講經
筵官以輔養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山林
久未閑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
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謂德懋
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講筵也雖所自取
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

皆以生疎改扶半歲之間屢有變動聖心可想矣乃
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朝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故至孝宗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東陽載在燕對
錄比來南劍聞之蕭少卿九成諂言一日孝廟嘗問
司禮監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
對云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殿前楹見吏部尚書
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

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開命不及更衣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邃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英廟以為得人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為不可用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為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

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孝廟有意修復真聖政也

户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閧然時駙馬都尉樊凱

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已行裁革去矣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聖眷遂衰矣夫以

東山之公忠與孝廟之有為事機一失乃至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疏畧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喻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宋詩自道學諸公又一變多主於義理而興寄體裁則

鄙之為末事如明道詩極有佳者合作處何下唐人

廬山詩筆自好大篇如岳陽書事開闔轉換妙得蹊

徑如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之句尤為

奇偉具見筆力小詩如隔雨樓臺半有無興致藹藹

描寫甚工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

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

篇朱晦庵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耕種

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於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較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為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為買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熈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逋

期應劄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

官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宋林艾軒先生名光朝字謙之謚文節與朱晦庵張南

軒呂東萊陸象山皆在乾淳間以道學名而艾軒年

最長平生不喜著述喜讀書以解會為樂嘗曰每一

開卷便覺眼明又曰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

歷日子又曰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

前時不候枉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

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又有來與友人論茸屋云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煨雜芋𢸍此尚可想見其清嚴也亦喜作詩以自豪論詩極有卓識文集十卷近刻在莆田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栟櫚有栟櫚先生文集栟櫚山水奇絶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生

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栟櫚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栟櫚為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真得策要屐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忘腰何用裹開戶羽衣聊自適推窗柿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風流調笑藹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柁工不相為用鄧栟櫚稱閩水

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如此異世悲之我朝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人傳報憲廟玉色憮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賓天鍾情之傷若此中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是人主壽

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為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實始於賡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為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為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

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

今日之北詞也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

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

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公詞須

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

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

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

陸宣公可敵

己丑十一月九日予開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

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即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

之言予益以愧無所酧云

儼山外集卷十

儼山外集卷十一

明 陸深 撰

玉堂漫筆卷上

薛大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横界而層層相沓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

山皁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
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
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充然不
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横渠亦有
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静為性此近於
作用之説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

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

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

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為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傅會姑録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却倒說

嘗見閻閎尚友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太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

言曰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一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

論曰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已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廵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内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闗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闗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户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岀

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絶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為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為擠之也今抑菴集

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為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内閣在東角門内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内閣榜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内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榜為東閣云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禄大夫領校

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别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内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為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

士宋公訥奉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
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義至
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虞與夏字相類
少一發筆下作乂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
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
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

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

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

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謂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

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為溫州路學教

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

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

史泰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悦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賛畫實多命為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為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為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奬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自及

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儀銘郕府長史在景皇監國時忠智可觀即文簡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叅議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為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殆名言也

已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命閒居少宰張先生甬川以革朝遺忠録見貽題其摭曰及謝客時